

母亲的生日

□王玉峰

母亲离开我们3年了。儿女们思念日甚,有一个日子更是让儿女们难以释怀,甚至是痛彻心扉地愧疚,那就是母亲的生日。

母亲远行天堂的年龄是93岁。在她有生之年,姊妹们不曾给母亲过生日。做儿女的哪能不想为慈爱的老娘过生日?只是老娘一直找各种理由不让她过生日。

早在爷爷奶奶在的时候,母亲总是说,“有老人在,晚辈不过生日、不做寿”。爷爷奶奶去世后,母亲又说她不记得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母亲说,小时候家里穷,姥姥姥爷也没有给她过生日。母亲也很懂事,从没有问过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我们问母亲:户口本上的出生年月日不是你的生日吗?母亲笑着说:那是从老家往鹤壁迁户口时随便填的。

到了晚年,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加和身体状况的日渐下降,我们为母亲过生日的愿望更加迫切,多次强烈要求给母亲过生日,可母亲总是以老年人过生日折寿为由拒绝。

就这样,我们为母亲过生日的计划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后年,无限期拖延着。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肯定能给老娘过生日。

母亲90岁那年,我们想为母亲张罗一个90大寿生日宴,依旧被母亲拒绝了。但这次母亲给我们提了一个过生日的期限:那就是在她百岁时,为她张罗一个隆重的百岁生日宴。她还要求,到时候一定把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请来。听了她的话,我们是既高兴又无奈,高兴的是给母亲过生日有盼头了;无奈的是不仅母亲90岁的生日宴

又推迟了,而且在她百岁以前都没有给她过生日的机会了。

后来每当母亲与邻居们聊起她的年龄,她都会兴高采烈地邀请邻居:儿女们要在她百岁时为她举办百寿宴,请大家一定参加。

最让我们痛心的是,母亲没有过她的百岁生日宴,她没有等到百岁生日那一天便离开了我们。她与儿女们失约了!始终没有让儿女为她过一个生日,这样的痛心、愧疚、遗憾,怎能不让儿女们痛彻心扉、悔悔心扉?

其实现在细想起来,什么有老人在不过生日、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什么老人过生日折寿、什么期待百寿宴等等,都是母亲编出来的不让儿女给自己过生日的托词,母亲真实的用意就是不想给儿女添麻烦,不想让儿女为她花钱,晚辈为她买件衣服,她都要数落半天,还总说:我还能活几年啊?有衣服穿就行了,没有必要花钱买新衣服。90多岁的老人了,从没有把自己看得多金贵,只是尽自己的所能为儿女们分忧,尽量不给儿女添麻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心中只有儿女没有她自己。

母亲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可儿女们的生日她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一点做儿子的我感受最深。

每年的端午节,我们家都要大团聚一次,姐姐妹妹都会带着全家来到我家,表面上是端午节来看母亲,其实是母亲早几天就开始张罗的。每年这个时候,母亲总是掰着指头算哪一天是端午节,因为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不仅是传统的节日,更重要的是母亲知道这一天是她儿子的生日,她

要全家都来,为她的儿子祝贺生日——

她总是提前通知儿女们,这一天不要有其它事情;

她总是早早地安排了聚餐的一切事宜;

她总是一定要把这一天的聚餐安排在她的儿子家举行;

当生日蛋糕摆上桌,生日蜡烛燃起的时候,有母亲的陪伴,母亲的呵护,有全家聚在一起的快乐,那是一个多么温馨美好的场景呀!

每次面对燃起的蜡烛许愿时,我都会默默地祝愿母亲健康长寿。因为那是儿子最大的心愿。

其实我真心不愿让人家为我张罗生日,特别是有高堂老母在,母亲还不过生日呢,当儿子的怎能让母亲为我过生日。但每看到一大家子幸福快乐地聚在一起,看到那一刻母亲脸上慈爱灿烂的笑容,我明白了:儿女们年龄再大,在母亲眼里仍然是小孩子,母亲在真心为儿子过生日的同时,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大家懂得与珍惜团聚、和睦的时光,懂得亲情的重要,懂得家和万事兴的道理。

这一天,其实我内心还有一个小九九:那就是借这一天让全家团聚,大家心照不宣地默默为母亲做寿,祈祷年年有这一天,岁岁能看到母亲灿烂的笑容,年年听到母亲的歌声,期盼母亲百岁生日那一天,儿女们真正为母亲过一个隆重的生日,让儿女为母亲唱一回“祝你生日快乐”!也许到那

时母亲会告诉儿女,她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

这一天儿女们终没有等来,母亲的生日随母亲的离去成了永远的秘密,为母亲过生日成了我们姊妹的永远心痛与遗憾。扣心自问:我们可孝?

母亲,儿女们真切体会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真正体会到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

正是这样的痛与愧,在母亲去世的头两年,我不知道如何度过端午这一天;我非常害怕这一天的到来,甚至端午节前后,我天天以泪洗面,彻夜难眠,我害怕看不到母亲慈爱地看着一家人欢聚的灿烂笑容,我害怕听不到母亲带头为我祝福生日的歌声。我拒绝了姐妹们和家人为我过生日,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回有母亲在的生日的幸福与快乐了。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从此再不过生日。

姐妹们理解我的痛,她们劝我:生日可以不过,但一家人的大团聚还要举行,因为这是母亲的安排,是母亲希望看到的。是的,我们不能让母亲失望,母亲传给我们的家和万事兴的良好家风我们不仅不能丢,还要子子辈辈传承下去!

今年的端午节,我们一大家子又团聚了,虽然我强忍悲痛背地里擦了无数次思念母亲的泪水,虽然没有了生日蛋糕,但我知道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把团聚作为了告慰母亲、思念母亲、感恩母亲的形式,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微笑着看着大家团聚。我更加知道,每个人的心中都没有忘记母亲的百岁生日,一定会在母亲百岁生日那一天为她老人家举办一个隆重的生日宴。

里的黄泥逐渐活起来,不知怎的,她的眼圈儿红了。

“姑娘,您有什么难处?”艺术家的手沉重起来。

这一问,女孩的眼里哗地涌出泪水,粉嫩嫩的脸上浸出两道亮亮的泪迹。

“你什么时候离开大陆?是投奔奔友来的还是留学?”

两年前……

听着姑娘的诉说,他恼怒了。捏了一半的泥猴被他狠狠地揉扁捏圆,然后,啪一声掷在大泥坩上。他厌恶地盯着这个曾嫌弃祖国、做过纸醉金迷美梦,而今误入歧途的女孩。

“大师,我不配让您给捏猴。可您,能留给我一点儿泥吗?我的家,也在黄河故道上……”少女颤抖的声音被斜雨打断了。

他的心一阵痉挛般疼痛。努力平静下来后,他重新挖了一坩泥,目光痴痴地捏起来,一边捏一边说:“这是从咱家乡带来的黄河澄泥啊。”

他为她捏了个母子猴。小猴儿攀爬在妈妈的肩头,妈妈吻着它稚嫩的小爪。

少女捧着母子猴哽咽。

他的眼里也禁不住涌出了泪水。

醉红妆·霜风新寒

□杨柳依依

霜风作意放新寒,雨成加,欲雪天。小春堂暖紫瓠圆,兰闺寂,最芳年。

横琴今夜向谁弹,远疆海,枕戈眠。易水西窗凭寄语,方寸小,黛眉弯。

久违了,钞票

□金璧辉

手里捏着几张钞票
感觉又回到了往日
柴米油盐酱醋茶
在收银台的支出和找零中往来
似乎又开始了斤斤计较
吝惜自己干瘪的钱包
对贪婪的欲望有几分自责检讨
对手里的大包小包又有几分炫耀

难怪啊
隔离了与现钞的亲密接触
电子支付似乎有无限承载
感觉刹那间变成了土豪
买买买格外慷慨
刷刷刷肆无忌惮
翻看账单细看
自己会倒抽一口冷气:
我咋这么败家!

心里平抑不了富翁转穷翁的落差
这一笔不小的开支是我花的吗?
在什么地方?付给了哪个卖家?
买了啥?
是商家的猫儿腻
还是银行账号被盗刷?
是的
你让公交车上的小偷偷偷恼
却无法阻挡心魔对你的盯梢
……
久违了,钞票

副刊之

掌尚鹤壁《河之洲》



电话:
0392-3221776
电子邮箱:
hbrbhezhou@163.com

家乡的泥

□马金章

雨丝飘斜,寒风凉滑。街市上行人稀少。积木式叠起的大厦和花红柳绿的广告牌被罩在一片朦胧的雨帘里。他收起泥,盘膝坐在椅子上,翻着一选新结识的朋友留给他的名片。

此时,街上出现了一项蘑菇状的小伞。小伞像一叶风浪中的帆,慢慢向他这个礁石般的亭子漂来。

近了。“白帆”一收,一个面容娇美、神情幽怨的东方姑娘站在他的面前。

“叔叔。”两个清晰的汉字颤抖着滑出她丰润的朱唇。

他有点儿吃惊。

“叔叔,听说您从河南来,从黄河故道上来?”

他点点头。

其实,这女孩昨天已观看了这位泥塑

鬼才的表演。当时的情景在她眼前闪现:

他顺手从泛着黄光的泥坩上挖下一小块儿,对掌一揉,泥坩成了圆柱形,接着三捏两团,一端就具猴头模样儿了。紧接着,他飞快地用小竹管在猴头上点了两下,猴子亮亮的眼睛睁开了。再用小竹管一按一刮,猴子的五官健全了。这时,他好像不介意将猴儿的身体一弯一扭,在看客眼花缭乱的时候,只见他的手漂亮地在胸前划了一道弧线。嘿!一个精透活泛的猴子居然旁若无人地雄踞在台板上了。他接着挖了一坩泥……仅三五分钟时间,六只神态各异的猴子便呈现在人们眼前:它们有的嬉皮笑脸,似与同伴耍闹;有的眉头紧锁,显得心事重重;有的仰天举目,似在高呼长啸……真是只只活灵活,个个精透透。

“大师,您能给我捏一个猴吗?”

“可以。”他爽快答应。

晶亮的雨丝飘进亭子。女孩看着他手

有这样一个人老头儿

□蒸汽雷震子

老头儿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生人,到现在头发还是花白的,牙口不怎么整齐却依然坚固,老伴儿也走了整整十年。

他身体还挺健康,经常晃晃悠悠地骑着车子在城市边缘开荒拓土锄头飞舞。几年前,老头儿在城市里归园田居的时候还能呼朋引伴,现在不行了,老伙计们有的腿脚不便,有的已经凋零。

想起来走了的人,老头儿的眼睛要比平时水亮上好几分。天色渐昏的时候没开灯,老头儿带着水光的眼睛在一楼的客厅里看起来有些晃眼。

可这也就是有人在老头儿跟前的时候。没人的时候,老头儿一句话都不说,戴着个家里留存的过去医生们常戴的白色帽子,在床上倚着读书看报,看到有意思的地方拿笔记下来等着回头跟人分享。每到中午十二点,家里的老钟象征性地敲的那十二下,几乎是家里唯一的声音。

还能怎么办呢?孩子们早就成家立业,孙子们也都长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几个孩子似乎商量好轮流回家陪老爹吃饭,吵吵闹闹地挨过白天,但晚上还是只能老头儿自己。

孤独是孤独了点,老头儿想,但总归活着就挺好。想想早走的老伴儿错过的,老头顿时觉得还是应该好好保重身体。

老头儿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挺得意。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吃太多苦了,所以身体比别人壮一点儿?有时候老头儿也暗自琢磨。

二

老头儿还不是老头儿的时候,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

老头儿往上几代中过举人,有功名在身能拿朝廷的俸禄,用这点儿钱也没攒住什么家底儿,到老头儿这一辈,人不多不少,钱不怎么样。家里虽然不富裕,倒也没

穷到揭不开锅,过年的时候还能吃上口肉。

因为祖上是读书人,老头儿家里很重视教育。上学,是老头儿家唯一的家规。从小老头儿就提着家里准备的馍篮子和咸菜,走一二十里地上学。最开始同村的小孩儿还能做个伴儿,从半人高的玉米地里过,说说笑笑一点儿也不害怕。后来不行了,去当兵的去种地的,都有了别的路。只有老头儿还是提着一个星期的饭去上学。

老头儿喜欢上学。学校不光有同学,还能学很多东西。老头儿最崇拜的哥哥就是在学校学会了拉二胡,老头儿也在学校学会了吹笛子,吹黑管,当然,也学会了拉二胡。成绩也没落下,老头儿最后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考到市里。

但是还不够啊,小时候的老头儿心想。因为他最崇拜的哥哥那一年和他一样提着馍篮子和咸菜,考上了清华。

三

初中毕业以后老头外出求学。一节绿皮火车装载着许多老头儿这样的少男少女未卜的未来,驶向离家一百多公里外的另一座新建的城市。但这回,老头儿只上了一年。

不是老头儿不想上学,学校关了,家里还有老娘和几个弟弟要养活,十几岁的老头儿只能随大流出去上班。

一年学不了多少东西,但老头儿很爱钻研。学校里学的那些机电知识和工作锻炼出来的本事,让老头儿很快就成了邻里间家喻户晓的家电维修大夫。过去大家都住平房,灯坏了收音机没信号了,房头招呼一声,老头儿二话不说放下碗就去串场,后来老头儿还琢磨着自己组装电视机,他家是大院里最早拥有电视机的那一拨儿,他家里的电视机从九英寸到十二英寸黑白再到二十四英寸彩色的。老头儿很傲娇,因为那都是他亲手组装的。

专业上的事儿,家里人不懂,老头儿也很少提。但孩子们至今记得以前市里的春节灯展,老头儿带队做的灯一定是红旗街

上最好看的一盏。

后来,老头儿出了工伤,因为大面积烧伤被拉到上海做植皮手术,脸上、脖子上留下了永久性伤疤,吹笛子吹黑管的脸不敢动作了,拉二胡的手展不开了,黑白照片上的帅小伙也不见了。不光是长相变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那个爱说笑笑钻研东西的老头儿安静下来了。

老头儿变了。

四

老头儿在家里用了好几年适应自己的新长相,天天忙完工作就钻进厨房照顾一家子的后勤保障,把孩子们送进大学给他们成了家,紧接着就是孙子们一个接一个出生,老伴儿病倒。家里有太多太多事情要操心,老头儿也一门心思都放在家里的事情上。

家里的时光好像比外面过得慢一点儿,大家相互搀扶彼此迁就,日子也在一天天过去,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一直到最小的孙子上大学走了之后,老头儿才有功夫去打量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可变化太大了。

听孩子们说,手机上就可以听歌,不用mp3(播放音乐文件的播放器)了……

听孩子们说,微信上可以打电话,不收费……

听孩子们说,出门可以不用带现金,直接支付宝支付了……

短短几个月,老头儿就武装上了智能手机,注册了微信,在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指导下学会了在微信上看养生鸡汤和坊间八卦。老头儿听说智能机还有很多功能,想学,让孩子们教他,他一遍遍地学,可就是怎么也记不住。

不久前老头儿去办房产证,门口穿西装打领带的工作人员让他先扫个码。老头儿愣了一下很配合地伸手盖在人家递到眼前的码上,那个让他扫码的工作人员顿时也呆住了。

他还在努力学习外面的世界,可一下就跟不上了。

·方圆碑帖·

颜真卿多宝塔碑

圆宫格定位范例(二)

石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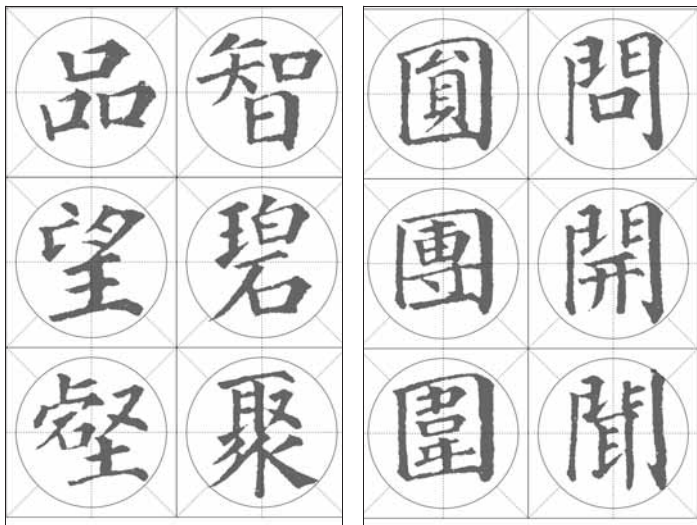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主办:方圆宫书法教研室 鹤壁日报报业集团